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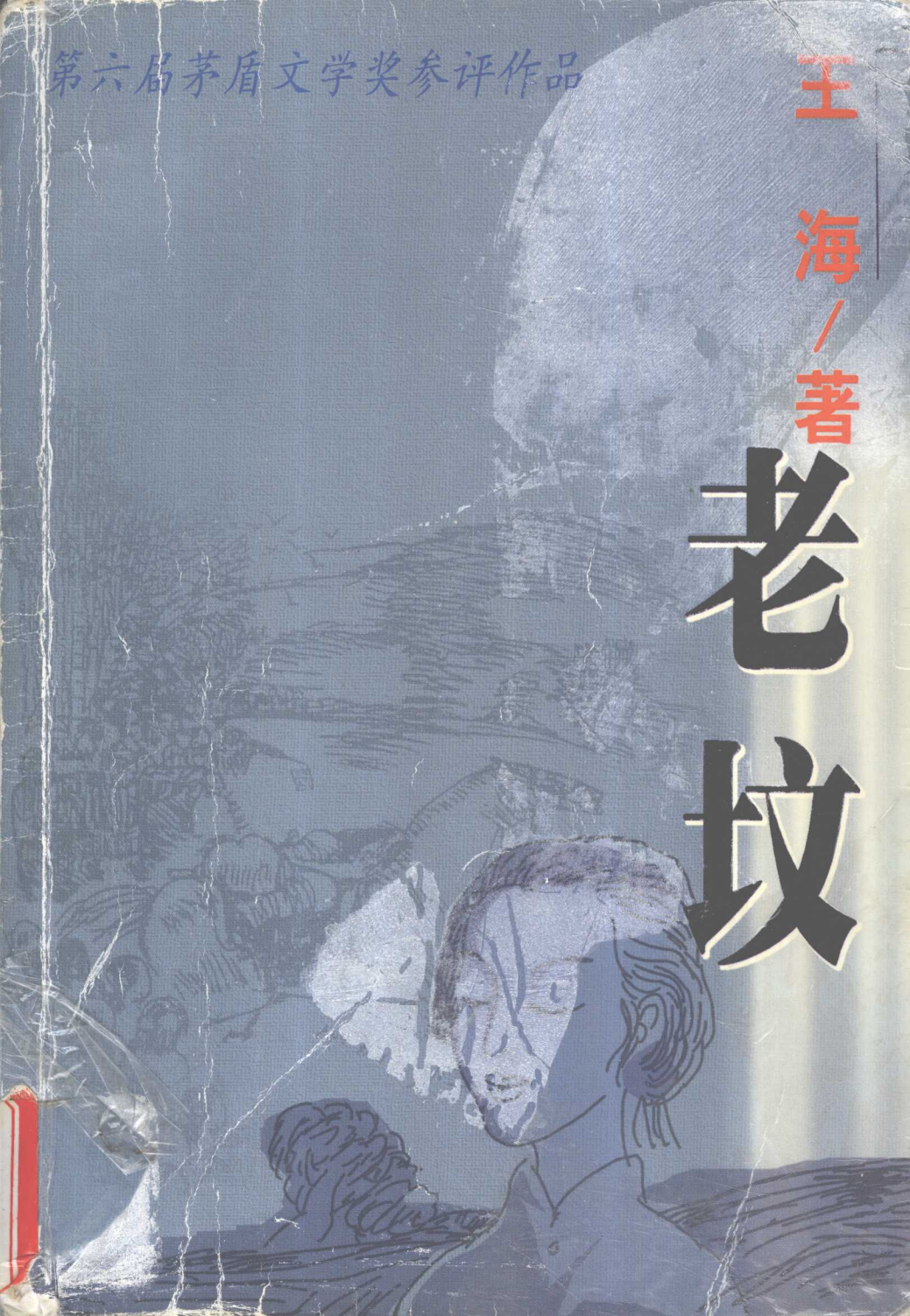
王

海

/

著

老坟



老坟

王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六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坟/王海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4

ISBN 7-225-02069-2

I. ①老…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385 号

老坟

作 者/王海

责任编辑/辛茜

平面设计/建森工作室

版式创意/豆豆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810001 电话:614342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

字 数/278 千字

插 页/8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225-02069-2/1·423

定 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海' (Wang Hai).

陕西咸阳人，汉族，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咸阳师范学院特聘文学教授。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鬼山》，长篇小说《老坟》、《人犯》等。

王海

名家重炮点评《老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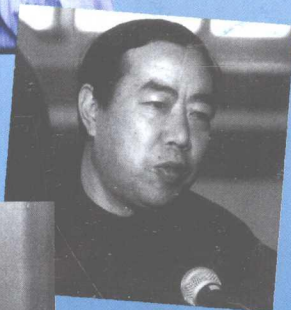
《老坟》出版后，引起了文坛内外广泛的关注。高洪波、阎纲、何西来、雷达、周明、白桦、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李星等著名评论家、作家、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2002年7月，陕西省内外的艺术家以书法、绘画、泥塑、剪纸、篆刻、楹联等艺术样式，对《老坟》的人物形象进行了一次多方位的展示。上海《文汇报》和北京《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以及相当多的地方媒体，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称这是“一种少见的文学现象”。



高洪波 悲中有壮气，方为真悲，大西北黄土地孕育出的大悲怆，想必能唤起一个民族的慷慨！

阎纲 你把咸阳周陵上仅有的风物人情达到了可怕的真实程度。

阎纲



贾平凹 行文老道，场景、情节描写有意想不到的惊奇。

贾平凹

费秉勋 外地作家打死也不会写成这样格调和内容的一本书。



陈忠实

陈忠实 王海笔下人物的穿透力很强，人物心灵的扭曲描写让人惊心动魄。

高建群 几乎每一句寻常的话都会引起我的惆怅。我还惊叹作者对这种大文化氛围的透彻了解和明晰表达。

雷
达



雷 达 像寡妇米雪的悲惨命运写得如此怵目惊心的并不多见。

白 烨 因其实实在，因其朴实，让人更真切地窥知了生活本身。

何
西
来



何西来 《老坟》所呈现的是一种悲调，仿佛用秦腔的哭音奏出，显得悠远、绵长、哀婉。写得简约灵动、情感幽咽，而不是深厚凝重，也不是慷慨豪壮、高亢苍凉。

周
明



周明 陕西刮起了“王海旋风”。我读《老坟》，用秦腔朗读，觉得有滋有味。

王仲生 王海在探索女性形象的性爱生活的残缺与酷烈上，达到了一个强度深度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水准。

肖
云
儒



肖云儒 读王海的小说使我有时会回忆起莫言的那种味道，人物命运极为奇诡，尤其是情节让人吃惊，《老坟》使我们看到用大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潜力和天地。王海有本事用高浓度的、质感很强的情节，一下子就把人物从外到里写出来。



欲望的陷阱

——《老坟》的一种解读

王仲生

作家王海推出的长篇小说《老坟》是这个世纪初长篇小说园地里的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力作。

对《老坟》可以作各种阐释，展开不同的话题。例如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艺术的等等。这些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少的话可说、可圈、可点。这正证明了《老坟》的成功。成功的作品，总是让人长久的思考，而不是激动于一时。

一部小说，它的开端与结尾往往寓有深意。《老坟》的结尾，写的是解放后土改刚刚拉开序幕，咸阳五陵原的农家生活又将展开新一轮的角逐。不变的则是世代延续的恩恩怨怨，亲亲仇仇。龙家的子弟们能走出这个历史的怪圈吗？如果以这种血缘为纽带，地缘为网络的宗法家族社会结构不从根本上撕裂、瓦解，那么，一切仍将重演就会是必然的，无可遁逃的。

老坟即汉代以来的陵墓群，在小说里不只是一个背景，或者艺术上的象征。事实上，如同《北京人》里那个始终在背景上浮现的北京人猿一样，老坟在小说中是一个角色，一个虽未出场，却始终在场的巨大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老坟无须出场，它从来就在这块土地，这块时空里。它是不可或缺的，无

从分离的。老坟之与龙氏家族，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相互依存性关系。小说所叙述的正是这种依存性关系的一段演绎。我已经说过，这段演绎的故事，还将重复。即使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改变了，而文化仍然坚守，如同故事主人公之一的夏文那样，那么，一切将会重演。只是原先是悲剧，而其后是喜剧。马克思当年评价波拿巴政变正是这样论述的。

仅从小说提供的情感世界来看，米雪的悲剧就震撼人心。她死于谁之手？她为什么会嫁到斗半家与一个木尔相伴厮守？作家告诉我们，是为了财产。但随着小说叙事的推移，财产似乎失去了它最初的诱惑力。其实，米雪作为一个少女，从她踏进斗半、斗婆家，就从来不曾觊觎过这家的钱财。当她出落为一个如花美女，她的性心理也如花似的怒放。小说对此，在潜意识的层面有相当细致而准确地描述。因有了龙家村的村规村俗，米雪苦恋着夏文，忍受自虐的折磨，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性在米雪这里是天然合理的，但却被夏文置换成了家族复仇的一个筹码，一个工具。夏文的所谓男子汉大丈夫究竟是什么？米雪死了，死在夏文一手制造的陷阱里，死在了夏文赠送的定情物——一枚铜钱里。较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那枚铜钱，作家王海赋它以更深沉也更令人心悸的思想文化内涵，人性内涵。磨得如同刀片的铜钱在米雪追求痛感的痴狂中，成为了性爱的替代物，也成为了置她于死地的利刃。我以为王海在探索中国女性形象的性爱生活的残缺与酷烈上，是达到了一个强度深度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水准。

同在龙家村，有米雪的自虐，也有麦草的偷欢。而麦草之所以抵挡不了二虎的男性的诱惑，动机却是为了有个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在生物性本能的涌动后面，仍有老坟文化积淀在起支配作用。其后，麦草的成为孝女，作家也许是有其深意在，至少，麦草为米雪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米雪可以不选择自虐，但，不在肉体上自虐，米雪也逃不脱如麦草那样精神上的

自戕的厄运。我不以为麦草成为孝女为作家所肯定。因为，麦客二虎作为土匪是将那牌坊烧毁了。夏文的对立面即夏仁在麦草失身中扮演了一个策划者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夏仁于麦草，正等于夏文于米雪。在中国，尤其乡村，男子中心主义的历史之所以延绵不绝，是由于夏文、夏仁们代代有传人。

还应该提到梅娘，提到秀，这是两个贤妻良母。梅娘是皈依于佛门了，也逃不出厄运；秀则淹没在平庸里。

值得注意的还有小玉、小凤，她们也是殉葬在《老坟》的牺牲者。我们看到作家对小玉的性心事的朦胧与觉醒下放纵的艺术把握是有分寸的，写得非常出色。即使传统的道德枷锁也锁不住她们生命的旺盛与性欲的燃烧，即使被扭曲、变形，也蓬勃着“力比多”的不可扼制性。

男人们，不论夏文，还是夏仁为复仇、为财产、为土地，同样难逃欲望之海的诱惑。

王国维早就在《红楼梦评论》里说过，欲望与痛苦，乃人生无从摆脱的定数与命定，唯审美是补救之一途。

不论《老坟》是如何地无从撼动，欲望在《老坟》仍然会萌生。它对米雪们是羁绊，是桎梏，但也是一种激活，一种逼迫。于是生命的张力在这块土地上表现得就酣畅而淋漓，持久而光彩照人。

这是王海的艺术的成功之笔。

《老坟》没有忽略对外部世界的观照。《老坟》描写的民情风俗、自然风光、山川草木、人情世态以及世事变迁，为我们了解秦地，增添了一个范本。

但，《老坟》的不同于陕西近年长篇小说之处，不在于它的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在于从它的深度上去开掘它的矿脉，即从欲望的层面剖析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为探索人性的深度，作家们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诉诸心理分析与意识流程；《老坟》又并不以此取胜。王海走的是中国传统小说

的叙事方式即在行动与言行中捕捉与呈现人物心灵的图像。最出色的篇章,是关于麦草的偷情,米雪的性企盼与性焦虑。以及小玉的性觉醒。

王海是有潜力的,他还可以写得再好一些。

(王仲生:教授、著名评论家)

民国十八年开始的那场年馑，陕西关中干旱缺雨；民国十九年秋又遇蝗虫灾害，过往之地，一片秃光。庄稼人三年六料，无有收成。绵绵百里，人烟几断——

1

黄土高原干渴得裂开了嘴，干燥的空气中挤不出一滴水分来。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不敢见风，见风起尘。村道、马路上铺了几寸厚的细面黄土。一只野猫在村道上缓缓爬行，龙家村荒凉得像一座无人朝拜的古庙。

河滩窑是这一带最热闹的地方。河滩窑在肖河的古道旁，是通往东西方向的咽喉要地。原来的主人走了，丢下的窑洞就成了闲窑，走南闯北的闲客在这里便生出很多是非来。

在这里常住的是五斤。他五尺多高的个儿，大头黑脸，铜铃眼，扫帚眉，魁梧凶悍。他占有三眼窑洞，路过的客人在这儿歇脚，有钱的给他扔几个零花钱，没钱的给他放一个蒸馍，或者一些值钱的东西。他会给你水喝，会让你安稳地在这里过夜。

他一旦有钱就很风光，旁边的窑里有下赌的主儿，他会风风火火地去下注，输了，他会骂骂咧咧地回来。

在这里什么都可以赌，最诱人的是能吃的食物，最不值钱的是女人。五斤赢下女人骂自己霉气。这女人叫小凤，是他从外地带来的，他养不起才把她押在了赌桌上。这女人脸黄得像表纸，眼睛陷进了坑里。他把这女人提起来拉到道上：“谁要？给两个蒸馍！”他吆喝半天，没人应声，骂道：“算老子

倒霉，谁要谁领去。”

女人往地上一坐，就再没站起来。待五斤走开，女人爬进一个落脚的老者窑口，伸着细手说：“给我一口吃的……”就有人给老者说：“这女人年龄不大，你看那一排整齐的茶牙，脸一洗吃几顿好食水，马上就变水色了。”

老者掏出一块干馍递过去，小凤蹴在地上三口两口吞下了肚。老者又给她喝了一碗水，她的眼里就有了亮光，有了神儿。

老者躺下，她爬过去躺在老者的身边，脸上有了笑容。

太阳端的时候，做生意的人来这里摆摊，有卖瓜籽、热蒸馍的，有卖油炒粉、凉皮、豆腐脑的。他们一到，这河滩窑就有了生机。赶路的天不亮就走了，剩下的都是些没事找事的闲客。

卖油炒粉的粉张把摊子一撑开，喊一声：“油炒粉！”诱人的喷香就跟声飘过来。夜晚赢了钱的五斤经不住这诱惑，骂骂咧咧地走过去。“x他妈！给我来一碗。手里有点铜就经不住你这声吆喝，好汉难过你这炒粉担子。”粉张接过钱说：“等会，马上就好。油炒粉！”

粉张把凉粉往油锅里一倒，滋啦啦地响，周围的人就打起了香喷嚏，河滩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被这味道熏馋了。

“热的煎的油炒粉！五斤的好咧★。”粉张递五斤一碗吆喝道。

五斤接过这碗炒粉，仿佛端着一碗肥亮的大肉，让一河滩人羡慕得要死。五斤用手抓一块扔进嘴里，舌头在嘴里打转转，半天说不出话来。

粉张就笑：“这软香东西还咬舌头？”五斤一扬脖子吞下去，捂住肚子跳起来说：“你这东西不光咬舌，还咬心咬肺呢。”

粉张说：“这珍贵食物就不是咧★吃法，要细嚼慢咽。放到

★咧：指了的意思。

★咧：指那的意思。

嘴里，舌头转一圈，舔了上面的香料，用不得牙动粉自然就化咧。满口的喷香，嘴要闭住，不要张开，你花了钱，这香物是自个儿享受。尝一口回味一番，回味一番再尝一口。吃这种物料不能叫吃，叫品；品味，品稀罕，品珍贵。会吃了香个透彻，半辈子忘不掉；不会吃了囫囵吞枣，啥味道也没尝出来，把一盘好物料瞎糟蹋咧。”

五斤笑了站起身说：“吃饱咧喝胀咧，跟他老爷一样咧。”

“吃一碗油炒粉就老爷一样，要吃碗羊肉泡还不成神仙咧。”

五斤抬头见是夏文。“您来咧！小子没看见。”殷勤地跟在夏文的屁股后边。

夏文姓龙名夏文，是陵塬上守陵人的后裔，龙家村尚运的二儿子。在他爷手里他家还是这陵塬上显赫的财东，几年工夫就衰落了。眼下在本村龙夏仁龙财东家拉长工。

当时，夏文也不愿去夏仁家去当长工。他说：“我给谁低头都不给他家低头。”当时传这话的是碎听。碎听说：“夏仁谁都看不上，就看上你咧。他说你答应了这事，他借我二斗玉米，我老婆和娃还等着这二斗玉米揭锅呢。”

夏文不理睬碎听，碎听就给夏文跪下了。夏文说：“你不是叫我丢人吗！”

碎听说：“你给他低个头就有吃有喝了，我想给人家当牛做马人家还不要我！”夏文只好答应了他，被碎听连拉带推进了夏仁的家门。

传说夏仁家以前也不富有。夏文的老爷去世时，给墓里陪葬了些金银细物，这事只有夏仁的老子知道，后来夏文老爷的墓就被人盗了，从此两家结为仇人。夏文家一天天衰落，夏仁家一天天富有起来。

夏文一进这宅院竟羞耻得抬不起头。他怎能为一口饭，给夏仁当长工呢。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他每天有现成的饭吃，慢慢的竟也心安理得了。咱是凭力气干活，给谁干活不

一样,不就是为了张嘴吗?他就这样留在夏仁家当了长工。

夏文虽是长工,穿着粗布旧衣,人们仍把他当富家子弟看待,尊称他,抬举他。五斤在河滩虽能一手遮天,见了夏文却很给面子。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夏文站在粉张的粉担前,舌尖勾着垂涎。粉张就喊:“来一盘!吃了还想吃,吃一盘饱一天。”夏文捏着口袋的钱低语道:“吃不起,吃不起……”粉张说:“你们龙家拔根汗毛也比我的腿粗。你要吃不起,塬上人都饿死咧。”

夏文说:“龙家是龙家,我是我。”

“你不姓龙?你不是龙尚运掌柜的儿子?”

夏文不再吭声。五斤说:“咿油炒粉美得很!”

夏文无聊地看他一眼说:“吃不起!”

“攒钱想娶老婆,对不?”

夏文笑了。五斤说:“我诚心想帮忙帮不上,认识的人不是要饭的就是窑里的婊子。”

夏文瞥他一眼说:“你也能给人做媒。”

五斤自知没那能耐,嘿嘿地笑。前面围了一堆人,有人叹息着走来。夏文问过路的人:“前面咋咧?”

“还没死,老婆不行咧。可怜咧女子,要卖身葬母。”

五斤问:“女子多大咧?”

“也不小咧。”那人说着瞪了五斤一眼,说:“你少做缺德事!”

五斤冲那人喊道:“我能做啥缺德事,我是救她!”

夏文问:“你能救了她?”

“能,那得看货色。”

“啥货色?”

“得有点色相。我买了她,也养不起,有合适的主儿我就转手卖咧。”夏文低头不语,就远离了他。

五斤追上来说:“咱这河滩是个官道,来往的人杂,只要女子好看,出手也不难。这些过路落脚的客商,不管是女子还

是媳妇,只要长得好,他们都肯出大价钱。”

五斤拨开人群,领夏文进去,只见老婆躺在地上两眼发痴,有出的气没进去的气。那女子坐在地上,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握着母亲颤动的手低头哭泣。

五斤说:“这年月死个人算啥?可怜这女子太瘦小,不好出手。”

女子听见哭出了声。老婆出的气越来越细,眼看就要咽气,一些人唉声叹气地走了。

他们无力救这女子,也不想再看这母女俩悲惨的一幕。围观的人纷纷散开,那母女俩被众人丢在了路旁。夏文说:“等哪女子走了,挖个坑把老婆埋了。”

五斤说:“这河滩窑隔三差五地死人,谁有闲心埋她。抬起来从坡头扔去,一夜就被野狼野狗吃咧。”

女子哇一声大哭起来,老婆咽了气。夏文被那哭声缠住了脚。

五斤说:“那女子虽瘦小,但那眼睛还水灵。”

夏文说:“这女子可怜。”

五斤说:“这年月,可怜的人一层层。”

女子突然停了哭声,拔了头上的草标向土崖上撞去。夏文一惊,慌忙跑过去拉住她说:“这样干啥!这样干啥!”

女子说:“俺妈养我十几年,俺不能尽孝把她埋了,俺有啥脸活在这人世!”

她虽是女儿身,却有一个难得的孝心,使夏文为之感动。夏文问:“你想把你妈咋埋?”

女子说:“买一张席埋了她,俺不想让野狼野狗吃了她……”

夏文说:“行。”他当下掏出钱交给五斤。五斤双手接了钱,他愿意替夏文去跑腿,他等的候的就是这种事。

五斤买来一张席,叫几个汉子上了坡头。女子又扑在母亲身上哭:“妈,俺不孝,把你丢在半路上,……你放心地走,

老坟

俺四时八节来看你……”

女子哭得恹惶。

夏文买了一个蒸馍送到女子手里。

女子没吃，供在母亲的身边。夏文感叹道：“这女子是一个孝子，是天下难找的孝顺女子。”

五斤在坡头上喊：“挖好咧！你上来看。”

夏文和女子上了窑。五斤说：“有三尺深，黑堂挖的大，老婆睡进去畅快得很。”

女子说：“俺没啥要求，把她老人家能埋住，不让野狗野狼吃了就行。”

夏文说：“你糊弄谁？黑堂大小我看不见，这明厅只能溜下去个人……”

五斤说：“你下去看，黑堂大得很。”夏文真要下去看，五斤就挡了。“咋能让你下去。”抢着溜了下去，“你不满意咱再挖几锹头。”

夏文说：“做事得凭良心！”

五斤点头称道。夏文跟女子走下窑背，一个汉子抓起老婆尸体旁的蒸馍跑了，道上的人看着他跑没人喊没人追，女子惊叫：“贼娃子！贼娃子！馍！馍……”那偷馍贼见有人追来，随手把馍塞进一堆牛粪里。女子追了两步突然跌倒在地，挣扎了几下，没有爬起来。那偷馍贼见这女子跌倒，又从牛粪里掏出馍大口地吃了起来。

夏文急跑几步到女子身边，他知道这是饿的，她一定几天没吃饭了。夏文扶起她说：“算咧，我再给你买去。”

女子哭了，哭声细弱。夏文扶她靠住土崖，给她又买了一个蒸馍。她双手抓住，眼睛放光张口欲咬，又合住了嘴，她扶崖向母亲的尸体挪去。走到母亲跟前，她跪倒在地，恭敬地把馍放在母亲头顶。她跪了一时，身子支撑不住，摇摇晃晃倒在了母亲身边。夏文扶起她，她强睁着眼说：“没事，俺没事……”

五斤在窑上又喊：“好咧，这回没麻达★！”

夏文没吭声。五斤跳下窑背，叫人抬老婆的尸体。只见女子浑身瘫软，已经昏睡过去。

五斤说：“饿的，啾是饿的。赶紧给喝些水，少吃些馍，不敢让吃的多。”

五斤去抬老婆尸体，把老婆头顶的供馍塞到口袋里。夏文把女子抱到粉张摊旁，先给喝了几口水，又要了一个馍，女子醒来吞咬一口馍说：“俺妈呢？”

“你先吃，吃了再说。”

女子几口把馍吃完说：“俺要守在她老人家跟前。”

夏文说：“你上去看看。”女子眼睛一闭又倒在夏文的怀里。待女子醒来，五斤已埋了老婆从窑背上走下来。

夏文说：“一人一个馍。”五斤抓着馍兴奋地走了。夏文扶着女子向村里走去。

2

这女子叫秀，今年十六岁，河南郑州人。她十二岁随父母出门讨饭，十三岁那年父亲病死在宝鸡，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在关中道上走村串户乞讨度日。上月母亲突然生病，她说：“在外边不是个长法，还是回到家里好。”

她扶着母亲往回走。母亲说：“到宝鸡给你爸烧张纸，俺们就走了。”

谁知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捱到河滩窑就再也走不动了。母亲生前给秀说过：“俺死了，你好坏给俺裹一张席片把俺埋掉，扔在野外俺怕狗怕狼。”她记着母亲的话，照着母亲的话做了。埋父亲的时候，她是知道的。父亲死在路边，夜里她们睡着了，野狼就把父亲吃得只剩了一架骨头。

那一日天亮后，她和母亲在不远的水沟发现了父亲的尸骨。母亲和她都被吓哭了。她们收拾了父亲零散的尸骨，在村

★麻达：指问题或不完善等。没麻达即一切都正常，完好之意。